畿輔人物志

幾輔人物志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著

黃御史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授壓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蠶蔬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痒先生安之稍隙輙肆力于學以巳心爲嚴師而斷造于

賢聖擇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買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為一卷

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目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奥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嗚乎如益清之著作儼然有道之儒也鄉里之中得一功

業之士易得一道德之士難吾于孟清先生願執鞭焉

王忠肅翺

王翺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旣而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爲重而開榜北士每後翺兩試皆高等上書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遼東兵變勑翺提督明

年陞右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邊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翺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夏陞吏部尚書翺爲人剛明果斷外强中寛論事質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翺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翺䠱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搶地自

伏請令願死于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賑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一也以死救生未爲不可也翺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敵屢有虜功邊外嘗猝至下令堅壘伺息擊之皆遁去近邊諸來款者去防老少男婦靡不畏

威召還時諸番詣闕乞留及至總督兩廣威望已著蠻夷聞翀來皆恐謝曰蠻夷撫揗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爲吏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翀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援擢人加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邪女言翀妻爲翀置酒長跪翀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焉

昂崔恭列位六卿翱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事黜補外任翱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翱便殿面質可否呼翱老王而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翱所求救賊并執翱翱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翱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叅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

直可千金辦固辭不得則掇珠衣領閑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第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干剏曰非詔旨也悉拆去成化三年疾甚弖告方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李文達稱之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矣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漏世稱信然

馬恭襄昻

馬昻字景高滄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明年計偕下

第入國學宣德中以儀容聲音選授行在鴻臚寺序
班正統丁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巡歷所至風裁
凛然未幾行在刑部有刼獄之變上震怒下司冦于
理乃陞公右侍郎適甘肅告警以副都叅贊軍務公
抵任即劾都督王喜玩冦之罪軍聲大振先是赤斤
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刼掠公率將士討之盡得
王名梟示及擒其僞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
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已大舉犯甘州公簡精銳選
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監以伺敵聞遁去西邊恃公

爲長城以偶病乞休上不悅謂爲委卸也乃命致仕未幾兩廣不靖時王忠肅翺召入爲冢宰上念繼翺無如昂者起公總督兩廣兼巡撫便宜行事公大布朝廷威德親帥將領土司兵民勦其爲暴害者生致渠魁用鐵盛盤馬蹄等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之晉右都御史又親勦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威名日盛有側目者遂致仕去及入見復留命巡察山西西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晉兵部尚書會陝西邊報迫至上命懷寧侯孫鏜爲總兵公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

公與鎮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仍掌兵部事上寵眷無比賞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勲戚不可得公與賜焉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之秘咨復調戶部尚書兼命同都御史林聰等察嚴京營乃分精銳著為十二營又黜陟其賢否營制一新時災異屢見力求避退允放賜勑以榮之歸八年始卒贈少保謚恭襄

寇莊愍深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為郡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政遣中貴陳保生往廉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德中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必屬焉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使副使時天久不雨朝廷念刑獄有冤抑委錄山西諸郡大辟因察其情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事多見採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陞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番讐

伏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削平之以便儲運朝廷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辛未召還番人扳轅甚衆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妖術煽惑山東衆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俘獲千餘人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放甲戌北邊大舉入境深出奇斬七十餘級在邊歲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任天順改元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左都御史時見曹欽

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延劾之欽等反首索深
害之賊減特贈少保謚莊愍

胡司空瓚

胡瓚字伯琢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按遼東外艱起按關中逆瑾方橫嫉瓚遂已督諸未
完事氏二年始得代又追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瑾
誅陞大理寺丞胡端𩑏疏逆濠事繫獄瓚曰濠謀賴
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得戍
邊朱寧矯詔奪俸丙子陞左僉都撫大同宗室有爲

地方害者疏錮高墻上邊務六事嘉納庚辰武宗幸
大同敵人入寇督官軍與戰却之璽書褒美賜𧺝衣
任子錦衣百戸上疏請回鑾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
辛巳起撫江甲申累歷戸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亂
加右都提督軍務往討曰此首惡數人爾豈宜濫及
無辜吾惟殲渠魁當自定未至大同四十里駐兵授
方畧於都督桂勇朱振由是首惡就擒地方悉平乞
休不允魏國孫光祚請山海蘇寧賜由贇謂逼近邊
釁奪之恐變生意外上卒不予戊子轉南工部尚書

致仕歸卒年五十九著有紫山稿

李襄敏賓

李賓字廷用順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丁卯按浙江己巳邊警從大同體事九月敵大入召募河南懷慶丁壯萬餘人操練以法軍威還振敵遂遁去庚午陞太僕卿釐革宿弊馬政為之修舉累晉副都理永平山海軍務大飭武備稍暇散兵歸撥興屯田以足食英廟復位召為大理卿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於寬平莫患於遊移寬平則人易信

服而法亦可恒遵後則難以奉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配楊氏卒終身不娶繼室巳卯三月母憂奪情庚辰父病甚陳情歸卒巳起復視事曹欽反與寺丞董方率家人子弟出擊之大呼曰曹是反賊壯士來從我得數百人於長安右門撲火力戰時朝臣避難者多大僕卿韓定與焉事平謝曰此眞仁者之勇上亦知之擢右都甲申陞南兵部尚書道見餓莩奏發廩賑貸時盜徒巨艦張鼓角弓弩出沒江上苦行旅嚴督將士搜捕畧盡巳丑滿九年入朝改左都掌院事

荆襄流民嘯聚建白撫治事宜賴以無虞癸巳加太子少保尋乞休林居几十年乙巳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性嚴重簡默門逮當訊抗辯不服見賓至曰惟公宜訊我遂抵法按明之設官一部分理一政而獨于法司設者三焉所以重刑獄也李公言法貴寬平而思遷移此誠至言不愧廷平矣至於慎擊逆賊人稱其爲仁者之勇信乎其爲仁者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著

耿清惠九疇

耿九疇束鹿人明初父綱爲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獘必得愼重名行者往理推爲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爲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

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餞之一雞時軒輗爲浙江廉使
剛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
雖清不及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
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主事陳汝言
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
察誣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恩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
心守法不畏强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
亦力薦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恩銘亦復官九疇
餞而將之日無因嫌而察恩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

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壽獨領部事景泰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壽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陜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增兵何益竟如其議初邊民春夏出就田作秋冬

輙入從嶠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從寇至將不能衛民者重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獎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上 知九疇尋陞四川布

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還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旣而憐其衰老使刑於南京初軒輗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自耿九疇軒輗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輗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云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爲人也岳正賛其像曰推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謚清惠

耿文恪裕

耿裕東鹿人祖綱爲盧氏教諭生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淸惠九疇生裕皆自盧氏起家裕少慧嗜學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丑淸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改翰林院簡討淸惠以建言斥爲江西布政使裕亦判官泗州淸惠死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淸要一旦被斥于外人皆爲不平裕至州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于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

召還復簡討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已丑陞國子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教嚴
明恩威並濟勲戚年幼入國學讀書裕患其難教取
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上
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丙午進吏部尚
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南京禮部尚書丁未
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弘治戊申召
入為禮部尚書癸丑仍為冢宰裕蒞任同侍郎倪岳
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時艱上嘉納之崇王乞詣京

師朝賀勑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夷貢獅子裕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之後再掌銓曹感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尤當其使廷無遺賢裕爲人坦夷公平常以關輔饑代祀嶽鎭所過檄督有司賑邺還朝上陳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關宗社會議于朝必持正道不肯徇人及舉人才一秉公論退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餽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

甲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曹文襄鼐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問學令笑曰典史欲狀元耶鼐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

部試遂登是年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鼐與馬愉並以修撰充講讀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鼐學優詞贍典制多出其手鼐明敏類東楊東楊歿閣中大議咸復雅決于鼐十四年閹振挾上親征鼐以內閣重臣扈從過　駐師土木　氛熾僞求和止且召鼐草勑與和振急移營南济　乘之上北狩鼐歿于難景帝即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爲大理寺評事英廟復辟

加贈太傅改諡文忠蔭孫榮錦衣世百戶

黄御史綬

黄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英宗北征綬疏言兵患備弛虜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廕子鑑爲國子生

張憲使天衢

張天衢字叔通高陽人弘治癸丑以禮經中順天第

四人明年成進士授封丘令機警有辨才事至即剖無留牘即疑獄久不決一訊立得有布商失布莫可按獨日偶置石猴覘而失也天衢即輦石猴覘而鞭之闔門罰入觀者布察所輸布號而得盜狀人號斷石公武殺人而匿其屍久不解公訊之適羊角風起跡之得匿屍坐其人釋誣者更號斷鬼公以弘治五年入爲湖廣道御史九年以滿考授階嘗疏泰寧侯鶴齡憑寵不法狀上慰諭不問十年二月按山海關舉核將吏飭諸邊備唯謹從兵戈中勸學興文人士

郁如也七月朶顏入掠上從部議專勑防察雲且曰
以爾練達老成卓有識見明年四月勑同給事中尚
衡盤邊糧是年復命會清寧宮災應詔陳言畧謂容
直言寬民力罷傳奉恤寃抑飭織造定鹽法革漕運
之濫陞且言都御史王越交結太監汪直變亂成法
開邊起釁先帝已斷發爲民尋令以左都御史致仕
近又夤緣太監李廣以至今職乞仍發爲民以杜姦
邪之門且李廣罪惡貫盈業已敗死乃復賜之塋祭
是褒善之典加于首惡之人何以勸戒將來近年以

來中外臣工或因言事得罪或因他事詿誤如湯鼐劉槩吉人丁詰皆罪有可宥如楊茂元王雲鳳武衢何喬新劉大夏林俊曹璘皆才非可棄且謂祖宗以來親近大臣斥逐邪佞伏望取以爲法內府甲子庫及京通內外倉等處添設內官數多乞量爲裁革其鎮守太監如臨清李全江西董讓陝西劉郍四川房懋皆貪酷害民之尤者乞盡行取回以紓民困天下州縣入戶徭役乞行巡撫等官詳審務使均平疏入上曰納忠言當自處王越既用之邊方矣置勿論其

餘令所司斟酌以聞又奏請當時因烟火而陞官如
程通者十三人因建亭而陞官如康表者三十餘人
又因五官司曆陞官如皇甫政者六七人及平日貨
緣李廣傳陞者通行革罷併奏裁革弘治六年以後
乞陞傳奏匠官六十八人及冠帶人匠一百二十人
人疏入上令逮皇甫政刑部其餘姑置之而一時宦
貴稟稟側目㡳何勑兩廣採辦圓眼木公驟請罷之
十二年六月以鳴讚李通遲慢而公失面糾下獄釋
之七月復以廷見失儀下獄復釋之尋丁艱歸以十

六年七月起復除山東道以明年八月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駐洮岷會虜入莊浪西寧道以諸將領狀呈御史李高而蘭州守姜閎許遊擊徐謙奸貪亦以狀呈俱屬天衢鞫之獄上謙奏辨亦訐御史與天衢交通鍜鍊命刑部右侍郎陶琰錦衣衛指揮余寘往訊之奏上天衢與御史高知州閎俱戍肅州而諸弁重者幾降級益奄人瑾欲右武而㪍寘所上獄要承瑾風旨也正德五年八月以瑾敗有旨釋之○按察使卒

梁端肅材

梁材字大用順天府大城人弘治已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爲御史值逆瑾誅爲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公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公方爲按察淛中淛去南昌非遠鎮守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縉就謀於公公即案調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淛遂安世宗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六載未定御史請公治之公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

干以贖土酋叩首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曰治夷法
如是足矣後詢知夷先有密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
年再召爲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嘉新貴用事嘗
以意希上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
糧草當辦公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
意其闇闇弗了也既而偵之果無弗具者乃心服公
巳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農行考察所簡汰數
百人大獄時論又大讞久不决四事命公兼司寇勘
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無憂

矣及劾翊國公郭鄖落職歸淬久之邊儲大乏上乃
嘆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公歷歷中外清節著聞司
國計前後十年是時工作繁興邊費無藝材謹守筦
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禁弗予功臣侵占田
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例天下不加賦而用
亦足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
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愧古人後追謚曰端肅蓋稱
易名之典云

畿輔人物志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著

崔莊敏恭

崔恭廣平人正統丙辰進士除戸部主事督延綏邊儲有能聲陞郎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事恭至府庫舊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輙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丁卯登萊大旱飛蝗恭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郎

壘諸逃戸毋粮民賴全活巳巳北兵入冦逼京師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爲什伍入援京師是歲巡撫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令之崔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舊例及和市苗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苗卒効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未幾遷

江西按察僉事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比至江西理問冤獄釋陷盜良民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惡恭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爲改容二府由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爲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行之至今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冐爲軍御史信之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衆白恭恭爲核其實事遂白濬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淫潦費少功成民至今

頼之天順庚辰召爲左侍郎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核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于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勑叅贊機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爲人愷爽光霽好善疾惡出于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惓惓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陳副使壯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戍交趾後移京師隷籍京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務實踐有用於已至南道未久翰林章公懋莊公昶黃公仲昭俱諫鼇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自是每有所見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立說直欲置國家于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

者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卅極契厚及持父喪卅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屑悉卅輙身行之倫常歎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塟事畢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成化辛夘服闋偫居錢塘士大夫毎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今復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䕫茵守朱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母徐卒居喪一如居外艱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事卅念父母卒後雖官不

爲榮遂乞歸居鄉郎如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焉之計蹤跡寡出非公事未嘗入城府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爲福建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侻之者矣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然人之知壯者終寡癸亥遂乞身還時年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岳文肅正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漷縣人也長身美鬚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翺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遥見正遽曰好旣陞陛登殿遽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

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内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坐以謀反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惟應捕律給賞所活其從者十數人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以呂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詰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鎭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之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

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欽戢以此二人慤正且深
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
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
州同知道鄰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
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
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正梏手行夜宿涿
州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于解卒
不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乃爲去釘脫梏刓其中
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

如何更與其人金正乃得至戍所鎭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輙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克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譏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恐代爲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

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白堤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莆橋無不修治而白堤功最鉅復購穀與饑民食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于官者一旦弗得騰為謗書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辨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巳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卒于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

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尤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與化人至今呼爲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居戌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槩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益將之死而

廉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婿嘉靖中贈太常寺卿

賜諡文肅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家京師公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上喜甚抱置膝賜賚甚優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入順天府學肄業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讀學士二十二年主考

順天鄉試其妻弟劉釗令回避不得入試壽丁憂弘
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四年辛亥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其妻弟
劉釗已中鄉試仍不得入試人稱其公甲寅權禮部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公曰春
秋王者不治[illegible]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
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
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

多郎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疏奏不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公上疏救獲釋十一年戊午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九月清寧宮災公疏曰迩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以爲不可及清寧宮

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力言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上命公覆試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乙丑上不豫召入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于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

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從瑾遂矯詔逐劉建謝遷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公上疏救給事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又力救是夏蚤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于丹墀皆錄瑾等罪狀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

者數人串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部獄公極力論救乃得釋璉于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各罰米輸邊多至千五石公委曲開導璉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為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璉欲天下司府州縣設預備倉公遂言各官罰米即在原籍倉中交納未幾事止其隨機應變使天下陰受其賜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璉主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根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

晉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粮皆不晉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廵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今既革去廵撫若并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乃批出止便宜行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遂致大獄

公力爭瑾謂不宜姑息公曰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令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厮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其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年之利也遂止革熊爵會寘

藩之變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怫然曰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公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赫奕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未幾太監張永自寧夏回密奏瑾十七事上夜執瑾使人送永暱至閤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援筆擬旨下瑾極刑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家得諸交通者書狀公奏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

誅止其身今罪人已正典刑宜將一應文書并行燒燬以滅其跡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上以其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公上疏願皇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毋于朝奏講譚之暇安處宫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上褒嘉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

乃稱兵犯順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國家養兵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詞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汞嘆曰此眞老成長計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兵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歳春秋番換如班操制上遣内臣谷大用等至閣議公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公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强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畧陳其故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廹之票擬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具疏極言其有十不便且曰令舉朝以爲不可臣以心膂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翊月內降行之公遂杜門乞休十一年卒于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懷麓堂稾前後續百餘卷公之祠在禁籞西大僕街公召對時衫履存焉公之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

麗牲之石無復存者楊公一清稱公孝友天植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服常應變恒介持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嗚呼可謂知公者矣

賈司空俊

賈俊字廷傑束鹿人以乙榜就國學簡山西道御史凡五出廵所至奬廉黜貪鋤梗植弱共稱爲能歷山東按察副使督修德王府工甫就緒遷左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蓋異數也俊至則持憲度嚴軍法麾指任使惟所當數年敵不敢犯成化癸卯召入爲工部右侍郎飭材訓藝動必信度乙巳河南饑勅俊往視悉力賑貸多所全活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弘治辛亥勅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四上䟽乞休歸三年卒俊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年不携家眷敝靴澣服至今猶有傳頌之者宦官汪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俊獨奮然與之抗禮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

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
雖寢其事而中不懌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
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上書爲朕省費渠安敢出此
言以靴尖踢其一齒俊闘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
旨慰留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程司馬信

程信字彥實祖籍休寧移居河間府正統辛酉中順
天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正統帝北
征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　遂南侵

京師戒嚴命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乞領衆入城信堅不可躬督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譟爲鏜援也先引去景泰紀元陞右給事中辛未九月正統帝還居南宮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

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糧餉時巡撫都
御史奏置倉官吏卒盜糧幾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
視舊加二寸付信信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眞盜死不
足惜今故爲此斛置人于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
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
篠夷人作亂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
丁丑英廟復辟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
遂留爲太僕卿二年陞巡撫遼東左僉都御史遼守
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信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

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論月輪籌凡百號令一新召陞刑部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憲宗即位起復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都掌蠻賊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倡獗陞信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地又分四路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三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又命軍士以土石塞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

餘里又陰察九姓土達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以定邊防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嘗大霸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洊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獘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所料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事覺有詔下議多請貰之者信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于此遂盡發其貪尅諸事繼先坐免

黨與皆謫戍嶺表軍府肅然又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與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信力言河套地廣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信曰此舉繫國勢之强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且關隘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信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七年南京欽祭贊機務大臣交章薦信及至南京適彗星現乃與六

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施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其志賜勑還鄉明年還休寧里第又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壽六十有三子敘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